

·91·

JIM WALLIS

暢銷冊作者，演講家 kah 傳道者；“Sojourners” ê 創辦人，它 ê 宗旨是表達聖經對社會公義 ê 呼籲

1975 年，我 iáu 是一個少年 ê 基督徒，tú tùi 芝加哥 ê 神學院畢業。Hit 時，我 tòà tī 華盛頓特區，tng tī 創辦 “Sojourners” ê 初期，he 是阮新設立 ê 基督教社區 kah 外展組織。有一工，我收 tiòh 一份為福音派基督教領導者舉行 ê 祈禱早餐會事前會 ê 邀請，它是 tī 一年一度 ê 國家祈禱早餐會 ê 前一工舉行。美國總統 ē tī 國家早餐會對國會議員 kah 參議院議員、大多數內閣成員，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約 3500 名特邀嘉賓演講。所有出名 ê 福音派領導者 lóng ē tī hia。Hit 時我 chiah 二十 thóng 歲，m̄bat 去過祈禱早餐會。

·91·

吉姆·沃利斯

暢銷書作者，演說家和傳道者；「寄居者」的創始人，它的宗旨是表達聖經對社會正義的呼籲

1975 年，我還是個年輕的基督徒，剛從位於芝加哥的神學院畢業。那時，我住在華盛頓特區，正身處「寄居者」的草創時期，那是我們新設立的基督教社區與外展組織。有一天，我收到一份為福音派基督教領袖舉行的祈禱早餐會事前會的邀請，它是在一年一度的國家祈禱早餐會的前一天舉行。美國總統會在國家早餐會對國會議員和參議院議員、大多數內閣成員，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約 3500 名特邀嘉賓演講。所有出名的福音派領袖都會在那裡。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從未參加過祈禱早餐會。

我對 chit 份邀請心存十分 ê 懷疑。阮 ê “Sojourners Community” 一直 teh 使用聖經做文本，來爭取社會公義，m̄koh，阮並無得 tiòh 年長 koh 出名 ê 福音派領導者 ê 大力支持。阮是「年輕 ê 福音派信徒」，tòh ná 親像後來一本冊名叫做 “Young Evangelicals” hō 阮 ê 稱呼全款。我真想 beh 知影是 án 怎 in ē 邀請我來，我 kám 是 hông 安排 beh 來對抗 ê ？我 m̄ 知 ē 發生啥物。

隔 tng 工，我去參加 tī 華盛頓希爾頓大飯店舉行 ê 事前會。我 m̄ 知 ài tī tó 位停車，所以我遲到 à，而且到我進入會場 ê 時，chitê 所在已經坐 kah 滿滿。我小 khóa phái<sup>n</sup> 勢 teh 介紹我 ê 身分 ê 時，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講：「Oh，是你，請 tòe 我來。」我想 beh 知影是 án 怎我 tiòh ài tòe 伊行。

我對這份邀請十分懷疑。我們的「寄居者社區」一直在使用聖經做文本，來爭取社會正義，但我們並沒有得到年長又出名的福音派領袖的大力支持。我們是「年輕的福音派信徒」，就像後來一本書名叫做《年輕的福音派信徒》給我們的稱呼一樣。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邀請我來，我是被安排來對抗的嗎？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第二天，我去參加在華盛頓希爾頓大飯店舉行的事前會。我不知道在哪裡停車，所以我遲到了，而且等我進入會場時，這個地方已經座無虛席。我很不好意思地解釋我是誰時，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說：「哦，是你，請跟我來。」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要跟著他走。

我 hō̍ 伊引 chhōa, 行過 chit 間充滿福音派領導者 ê 房間, 來到 tī siōng 遠 ê 邊角 ê 一塊桌 á。我目 chiu 看過去, 看 tiòh 坐 tī 桌邊 ê m̄ 是別人, 正正 tòh 是 Billy Graham ! 我差一點 á 停下腳步。我 tī 一个福音派 ê 家庭中 大漢, 阮全家做伙 tī 電視前 觀看所有 Billy Graham ê 佈道會。伊是阮 ê 英雄, chit má 伊本人 tòh tī 現場—而且我 tú hông chhōa 來到伊坐 ê 桌邊!

了後, 我看 tiòh 伊 ê 邊 á 有一个空位。伊 giáh 頭看 tiòh 我來 ā, kahná 是認出我, 所以對我露出燦爛 ê 笑容。伊表示叫我去坐 tī hit ê 空位。我真正 m̄ 敢相信我受邀請來參加 chit ê 活動, 而且坐 tī Billy Graham ê 邊 á。

所以, 我坐落來, 心內非常緊張, 真想知道我的父母會怎麼想。Billy 用伊 hit 對尖利 ê

我被他帶領, 走過這間充滿福音派領袖的房間, 來到最遠邊角的一張桌子旁。我放眼望去, 看到坐在桌旁的不是別人, 正是比利·葛理翰! 我差點停下腳步。我在一個福音派家庭中長大, 我們全家一起在電視前觀看所有比利·葛理翰的佈道會。他是我們的英雄, 現在他本人就在現場, 而且我正被領到他的桌旁!

然後, 我看到他的旁邊有個空位。他抬起頭來, 看到我來了, 似乎認出了我, 所以對我露出燦爛的笑容。他示意我去坐在那個空位。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受邀來參加這個活動, 而且坐在比利·葛理翰的旁邊。

所以, 我坐下來, 心裡非常緊張, 真想知道我的父母會怎麼想。比利用他那雙銳利的眼

目 chiu 注視我，講：「Jim，真歡喜見 tiòh 你。我認為你 ē 成做下一代年輕福音派 ê 領導者之一。我想 beh hō̄ 大家知影，我 tī 超出 in 所想像 ê koh khah chē tāichì 頂面，有同意你 ê 看法，所以我認為咱應該開始來做伙交談。」

Tī 食早頓 ê 時，阮就聖經 kah 社會公義進行一場真快樂 ê 交談。我 kā 伊講關係 “Sojourners” ê 實驗，講阮 tī 聖經中 chhōetiòh 兩千个關係 sànhhiah 人 ê 經節。「Billy，阮 thèh 一本舊聖經，koh kā tàk 个講 tiòh sànhhiah 人 ê 部分割掉，結果阮 ê 聖經內面全全是孔，in lililaklak，koh 碎 kô̄kô̄。過去我 tiāntiān thèh 我 ê hit 本聖經講道，講：『這是美國聖經，內面 lóng 是孔！』」

Tī 華盛頓特區 hit pái 美妙 ê 祈禱早餐會前會 ê 交談是阮關

睛看著我，說：「吉姆，很高興見到你。我認為你會成為下一代年輕福音派領袖之一。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在超出他們所想像的更多事情上，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一起交談。」

早餐時，我們就聖經和社會正義進行了愉快的交談。我告訴他關於「寄居者」的實驗，我們在聖經中找到了兩千個關於窮人的經節。「比利，我們拿了一本舊聖經，並將每個提到窮人的部分割除，結果我們的聖經裡面全是破洞，它們成了碎片，四分五裂。過去我經常拿我的那本聖經講道，說：『這是美國聖經，裡面都是破洞！』」

在華盛頓特區那次美妙的祈禱早餐會前會的交談是我們關

係 ê 開始，tī 續落來 ê 幾年中，阮 ē tī 無仝 ê 時間 kah 地點見面交談。

有一 pái，阮 chiahê “Sojourners” 計劃 beh tī 全國進行一系列 ê 「公義復興」活動，阮 kā 它稱做 “Let Justice Roll”。我寫 phoe kā Billy 講，若是伊有任何建議，我真想 beh 聽。伊回 phoe 講，伊 ñg 望我去見 Sterling Huston，伊是 Billy 所有佈道會 ê 總監。所以，我 ê 團隊 kah 伊 ê 團隊 tī 芝加哥見面，伊 ê 團隊用 kui 工 ê 時間，建議阮 án 怎 tī 全國各地 ê 城市中舉行復興會。Billy 差派伊 siōng 絕頂 ê 領導者來 hō 阮 áne ê 建議，真正是有夠仁慈。Huston kā 我講：「Billy kā 伊 ê 事奉 kah 使命看做是個人救贖福音 ê 宣告，而且伊 kā 你看做是 teh 宣揚 chit 種個人救贖 ê 社會影響。Billy 認為 lín ê 角色是有互補作用 ê。

係的開始，在隨後的幾年中，我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見面交談。

有一次，我們這些「寄居者」計劃在全國進行一系列的「正義復興」活動，我們稱之為「讓正義運轉」。我寫信給比利說，如果他有任何建議，我很樂意聆聽。他回信說，他希望我去見斯特林·休斯頓，他是比利所有佈道會的總監。所以，我的團隊和他的團隊在芝加哥見面，他的人花了一整天時間，建議我們如何在全國各地的城市中舉行復興會。比利差派他最頂尖的領導者給了我們這樣的建議，他真是太仁慈了。休斯頓告訴我說：「比利把他的事奉和使命看作是個人救贖福音的宣告，而他把你看作是在宣揚個人救贖的社會意義。比利認為你們的角色是有互補作用的。這就是今天我會

這 tòh 是今 á 日我 ē tī chia ê 原因，因為伊想 beh 幫贊 kah 支持你 áne 去做。」

1978 年年底 ê 一工，Billy tī 鐵幕後 ê 東歐共產國家佈道了後，我收 tiòh 一張 tùi 奧地利某人寄來 ê phoe。根據伊 ê 講法，一份奧地利報紙 bat 刊登一篇 Billy 訪問奧斯威辛集中營 \* ê 報導，而且伊有講類似 áne ê 話：「若是咱繼續沿 chit 條核子軍備競賽 ê 道路前進，奧斯威辛集中營 tòh kanta<sup>n</sup> 是一場將來 teh beh 發生 ê 大屠殺 ê 彩排。」

我寫 phoe hō Billy，問伊是 m̄ 是確實有 tī 奧斯威辛集中營講過 hiahê 話，我 koh 問伊 tī 核子武器方面 ê 想法是 m̄ 是有改變。若是 áne，我問伊，我是 m̄ 是 ētàng tī “Sojourners” 採訪伊有關 chit 種變化。

在此的原因，因為他想幫助和支持你這麼去做。」

1978 年年底的一天，比利在鐵幕後的東歐共產國家佈道之後，我收到一封從奧地利某人寄來的信。根據他的說法，一家奧地利報紙曾刊登一篇比利訪問奧斯威辛集中營（譯註：Auschwitz；是納粹德國時期在波蘭建立的最主要的集中營和滅絕營）的報導，而且他說了類似這樣的話：「如果我們繼續沿著這條核子軍備競賽的道路前進，奧斯威辛集中營將只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彩排。」

我寫信給比利，問他是否確實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說過那些話。我問他是否對核武問題改變了主意，如果是的話，我問他是否可以在「寄居者」雜誌上採訪他有關這種變化。

伊回 phoe 確認 hit 篇報導是正確 ê，而且無 m̄tiòh，這確實是代表伊年輕 ê 時所採取 ê khah 鷹派立場 ê 轉變。伊同意接受 “Sojourners” ê 採訪，而且講這是適當 ê，因為咱身為基督徒，已經 chhōa 頭 teh 反對核子軍備競賽。

Hit 期 ê “Sojourners” 雜誌 ê 封面有一張 Billy ê 相片，頂面寫講「改變主意」。He 是一 pái 非常坦白率直 ê 採訪。所發生 ê tāichì 是，伊 kah 任何一個優秀 ê 傳教師全款，伊愛 tiòh hiah ê 伊宣講信息 ê 對象。伊向露西亞人 kah 東歐人宣講 ê 時，伊意識 tiòh in 是美國核彈頭 ê 目標，咱 mā 是對方 ê 核彈頭 ê 目標。所以伊開始用新 ê 方式思考 chitê 問題，而且表示反對軍備競賽。

伊無參與政策選擇 ê 細節，m̄koh，伊真清楚表明咱 ê 方向

他回信確認該報導是準確的，而且是的，它的確代表他年輕時所採取的較鷹派立場的轉變。他同意接受「寄居者」的採訪，並說這是適當的，因為我們作為基督徒，已經帶頭在反對核子軍備競賽。

那期的「寄居者」雜誌封面有一張比利的照片，上面寫著「改變主意」。那是一次非常坦率的採訪。所發生的事情是，就像任何一位優秀的傳教師一樣，他愛上了那些他宣講信息的對象。他向露西亞人和東歐人宣講時，他意識到他們是美國核彈頭的目標，而我們則是對方的核彈頭目標。所以他開始以新的方式思考這個問題，並聲明反對軍備競賽。

他並沒有參與政策抉擇的細節，但他很清楚地表明我們走

是錯誤 ê。咱必須 ài 撤消軍備競賽。咱 chiahê 上帝 ê 子民，互相用核子武器 teh 瞄準對方，這 kiámchhái ē 成做另外一个奧斯威辛集中營。

後來我 chiah 知影，Billy ê 大多數顧問 lóng 反對伊接受採訪，而且保守派人士 mā 並無真了解 tiòh án 怎來應對。總是，伊並無用政客 ê 身分發言，伊永遠 bē 講咱應該有 gōa chē 武器。伊 ê 回應 m̄ 是政治上 ê 回應，卻是道德上 kah 基督教上 ê 回應。

我 kah Billy 最後一 pái 交談是 tī 幾年前 ê tāichi。Hit 時，我每拜一暗 tī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一門「公共生活信仰」ê 課程，而且 Billy mā tú 好 tī hit 時來訪問哈佛大學。He kiámchhái 是伊最後一 pái 去 hia。伊禮拜日 beh tī 哈佛記念教堂講道，前一暗，真 chē 學生

錯了方向。我們必須撤消軍備競賽。我們這些上帝的子民，互相用核子武器瞄準著對方，這可能會成為另一個奧斯威辛集中營。

後來我才知道，比利的大多數顧問都反對他接受採訪，而保守派人士也不十分了解該如何應對。然而，他並沒有以政客的身分發言，他永遠不會說我們應該擁有多少武器。他的回應不是政治上的回應，卻是道德上和基督教上的回應。

我和比利最後一次交談是在幾年前。當時，我每星期一晚上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一門「公共生活信仰」的課程，而比利也剛好在那時來訪問哈佛大學。那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去那裡。他星期日在哈佛記念教堂講道，前一晚，很多學生睡在人行道上過夜，這樣



睏 tī 人行道過暝，thang 確保 in ētàng 人去聽伊講道。

隔 tng 工暗時，Billy 預定 tī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ê 「甘迺迪論壇」演講，he 是世界上 siōng 有名 ê 大學論壇。我 kā 我 ê 課調開，koh kā 學生講咱 beh 來去聽 Billy Graham 演講。

我 ê 朋友 Alan Simpson 是懷俄明州 ê 前參議員，hit 時是甘迺迪學院政治研究所 ê 所長，伊邀請我 tī 演講前人去講員休息室，所以我 kah Billy ētàng tī hit 間房間內有幾分鐘久單獨做伙。

Billy 講：「Jim，我 êng 暗真緊張。」

我回答講：「你是 án 怎 ē 緊張 leh？」

伊講：「我感覺身軀真虛弱，我無確定 kakī 是 m̄ 是 ētàng 有

他們就可以進去聽他講道。

第二天晚上，比利預定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甘迺迪論壇」演講，那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大學論壇。我把我的課調開，並告訴學生我們將去聽比利·葛理翰演講。

我的朋友艾倫·辛普森是懷俄明州前參議員，當時是甘迺迪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他很親切地邀請我在演講前進入講員休息室，所以我和比利兩人那間房間裡一起呆了幾分鐘。

比利說：「吉姆，我今晚真的很緊張。」

我回答說：「你為什麼會緊張呢？」

他說：「我感覺身體很虛弱，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有效地

效回答 chiahê 哈佛學生 ê 問題。」 回答這些哈佛學生的問題。」

Hit 一刻，我對伊有一種非常溫暖 ê 感覺。我講：「Billy, in 為 tiòh beh 聽你演講，kui 暝暝 tī 人行道。演講廳內，學生已經坐 kah 滿滿，in m̄ 是來 chia 食你 ê 中晝頓，in 來 chia 是因為 in 想 beh kā in ê kiáⁿ 孫講，in kah Billy Graham tī 全一間房間內。」

Tī hit 一刻，伊 ê 脆弱性 kah 人性是 hiahnih'á 明顯，致使 hō̍ 我有機會做一 kóa 咱中間有年老父母 ê 人 lóng 知 ê tāichì，來回報 in。我講：「我 ē 坐 tī 頭前排，我 ē 一直為你祈禱。所以，若是你感覺緊張，tòh òng 台 kha 看，你 ē 看 tiòh 我 tī hia teh 為你祈禱。聽眾來 chia 是 beh 聽你講話，只要是 tùi 你 ê 內心，tùi 你 ê 靈魂講話，in tòh ē kah 意。」

那一刻，我對他有種非常溫暖的感覺。我說：「比利，他們為了要聽你演講，整夜睡在人行道上。演講廳內已經坐滿了人，他們不是來這裡吃你的午餐的，他們來這裡是因為他們想告訴他們的兒孫，他們和比利·葛理翰在同一間房間裡。」

在那一刻，他的脆弱性和人性是如此地明顯，以至於讓我有機會做一些我們中間有年邁父母的人都知道的事情，來回報他們。我說：「我會坐在前排，我會一直為你禱告。所以，如果你覺得緊張，就往台下看，你會看到我在那裡為你禱告。聽眾來這裡是要聽你講話，只要是從你的內心，從你的靈魂說話，他們就會喜歡它。」

伊 kah 我相 lám 了後，tòh 行 chiū<sup>n</sup> 講台，伊有幾 pái ē à<sup>n</sup> 頭看我，我 tòh à<sup>n</sup> 頭為伊祈禱。

當然 lah，tiòh 算演講前伊有懷疑，Billy iáu 是針對政治 kah 公眾生活發表一篇 hō<sup>·</sup> 人 oh 得相信 ê 精彩 koh 有政治家風範 ê 演講。演講 soah，有提問 ê 時間。哈佛 ê “evangelical Christian triumphalists” lóng tī hia，in n̄g 望充分利用一个事實，tòh 是 hit 暗 tī 哈佛 ê 演講者是一个 in 認為屬 tī kakī ê 人。

頭一个提問者講：「Graham 博士，耶穌講：『我是道路、真理、活命。若 m̄ 是通過我，無人 ētàng 去到天父 hia。』這 kám m̄ 是 teh 講包括猶太人在內 ê 所有非基督徒 lóng ē 落地獄？」

Billy 回答講：「上帝 ē 審判咱所有 ê 人，這是一位慈愛 kah 憐憫 ê 上帝，m̄koh mā 是公義 ê 上

他給了我一個擁抱後，就走上講台，他有幾次會低頭看著我，我就低頭為他禱告。

當然，儘管演講前他有疑慮，比利還是針對信仰與公眾生活發表了一篇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彩又具有政治家風範的講演。演講後，有提問的時間。哈佛的福音派基督教必勝論者都在那裡，他們希望充分利用一個事實，就是那晚在哈佛的演講者是個他們認為是屬於自己的人。

第一個提問者說：「葛理翰博士，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親那裏去』。這不是說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所有非基督徒都要下地獄嗎？」

比利回答說：「上帝會審判我們所有的人，這是一位慈愛與憐憫的上帝，但也是正義的上

帝。咱 lóng ē tī 上帝 ê 面前接受審判，而且我真歡喜上帝有 hit 份工作，我無。」

提問者看起來真失望，伊 koh 問講：「你 kám ētàng kā 阮講你認為上帝 ē án 怎講？」

Billy 回答講：「Oh，上帝 bē kah 我參詳 chit 款 tāichi。」鬱卒 ê 提問者行離開。

第二個提問者準備 koh 試一 pái。伊講：「猶太人至少是一神論者，m̄koh 佛教徒 leh？In m̄ 是。」

Billy 回答講：「我去過佛教國家宣講福音，而且 tútiòh 真 chē 佛教徒，坦白講，in 比咱真 chē 基督徒 koh khah sêng 基督。」

提問者只好頭 lèlê 行離開。

另外一位提問者講：「Graham 牧師，你昨 hng tī 哈佛記念教會講道，hia ê 傳教者公開承認伊

帝。我們都會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審判，而且我很高興上帝有那份工作，而我沒有。」

提問者看起來很失望，他又問說：「你能告訴我們你認為上帝會說什麼嗎？」

比利回答說：「哦，上帝不會與我商量這樣的事情。」沮喪的提問者走開了。

第二個提問者準備再試一次。他說：「猶太人至少是一神論者，但佛教徒呢？他們不是。」

比利回答說：「我去過佛教國家宣講福音，而且遇到很多佛教徒，坦白說，他們比我們許多基督徒更像基督。」

提問者只好垂下頭走開了。

另一位提問者說：「葛理翰牧師，你昨天在哈佛紀念教堂講道，那裡的傳教者公開承認他

是同性戀。你 beh án 怎為 chit 件 tāichì 分辯 leh ? 」

Billy 講：「昨 hng，我受 tiòh Gomes 牧師 kah 伊 ê 同工 ê 熱情款待，對我來講，he 是美好 ê 一工。我 m̄ 是 hit 間教會 ê 董事會成員，所以我 bē 處理 chiahê 問題。我 kanta<sup>n</sup> tī hia 度過美好 ê 一工。」

伊對問題 ê 回答是 hiahnih 謙遜 kah 明智，伊恬恬平息 hiahê 「基督教必勝論者」ê 提問，展示一種今 á 日真 chē 基督教領導者 tiā<sup>n</sup>tiā<sup>n</sup> 欠缺 ê 優雅 kah 文明。

Billy 反對偏執 kah 無公義，這 tī 阮之間建立一種特殊 ê 聯繫。Tī 伊行出去對 hiahê 哈佛聽眾演講 chin 前，阮做伙度過最後一刻。伊身軀 khiā 直，kā 手 hē tī 我 ê 肩胛頭，講：「咱中間有一 kóa 人並無親像你 hiahnih 勇敢 teh 公開反對錯誤 ê tāichì，

是同性戀。你要如何為這事辯解呢？」

比利說：「昨天，我受到 Gomes 牧師和他同工的熱情款待，對我而言，那是美好的一天。我不是該教會的董事會成員，所以我不處理這些問題。我只在那裡度過了美好的一天。」

他對問題的回答是如此謙遜和明智，他沉著地平息了那些基督教必勝論者的提問，展現出一種今天很多基督教領袖經常欠缺的優雅與文明。

比利反對偏執和不公正，這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特殊的聯繫。就在他走出去對那些哈佛聽眾演講之前，我們一起度過了最後一刻。他昂然挺立，將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我們中間有些人並不像你那麼勇敢地公開反對錯誤的事情，這

這 tòh 是是 án 怎我一直盡力 teh 支持你 ê 原因。」

Hit 暗我 tng 去到厝裡，khà 電話 hō· 阮父母，kā in 講 Billy kā 我講 ê 話。我 kā in 講：「Billy Graham kā 我 lám ·leh！」

所以，tùi 我 tī 1970 年代 ê 祈禱早餐會 tútiòh 伊 ê hit 一刻起，到阮頂 pái 見面 ê 時 ê 相 lám，伊一直 lóng 非常肯定我 kah 支持我。Billy Graham 一直是一位出色 ê 導師、鼓勵者、支持者 kah 朋友。

就是為什麼我一直盡力支持你的原因。」

那晚我回到家裡，打電話給爸爸媽媽，告訴他們比利對我說的話。我告訴他們說：「比利·葛理翰擁抱我！」

所以，從我在 1970 年代的祈禱早餐會上遇到他的那一刻起，到我們上次見面時的擁抱，他一直都非常肯定我和支持我。比利·葛理翰一直是位出色的導師、鼓勵者、支持者和朋友。